

大纵湖上沙沟

□盐城 王迎春

我祖辈以来生活的大纵湖杨港庄,行政上一直属于盐城,离庄子最近的镇县却不是大纵湖和盐城,而是沙沟和兴化。而沙沟曾经属于盐城专区,后来因为沙沟实在是盐城的西域之地鞭长莫及,便以西塘河为界,河西属兴化,河东属盐城。大纵湖水面也是一分为二,盐城四分之三不足,兴化四分之一多。再追根溯源,从前的沙沟与现在射阳一如东临大海。千年的沙沟前世就是盐城的今生。因为后来的交通工具和道路升级提速了,在此之前的若干年,至少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乡下人对行政力量的感应一定没有市场和交易的力量敏锐。就如多少年前盐城人对上海以及对上海货的热衷一定大大高于作为省会的南京。开会跑官的上南京,办家什跑供销的上上海。

那时上上海对我们是做梦,甚至连梦都没有,上海没有亲戚,这是从小最大的遗憾之一。过去没有道路到遥远的盐城,乡亲们都是走水路,上街赶集到离得很近的沙沟。撑船也就个把小时,家里做什么行当,一早出发,小中饭光景一船需用的食品杂货就拉回头了。沙沟就是乡亲们心目中的集市,家里长的养的通常都到沙沟卖。上街就是上沙沟,上沙沟就是上街。逢年过节放假,无论如何都要上街耍个一两趟,不管是水路还是陆路,无论是身上带钞票还是光屁股走

一回。沙沟是西乡的城,沙沟更是西乡的市。从小的时候真正是“不到沙沟非好汉”,跟大人上一趟沙沟够直一阵子的呢。

今天沙沟凋敝的小街,30多年前在我眼里就是热闹的前门大街。用作家庞余亮的话说,沙沟是系在水中央的荷叶。沙沟是典型的里下河腹部,这一隅就是大水网中一块浮在水中的葱郁的陆地,一处让行船过往的人落脚小憩的客棧、茶档。无论四季哪天乘船去沙沟,我都喜欢脱了鞋,坐在船边上,用光着的脚丫,划水而行。大人实在不让,用手也要拍水嬉戏,要我安安稳稳一路上,莫不是愧对这大好的时光了。从大纵湖上沙沟也许不是最终的目的,享受这水路上的一河风光才是最大的真谛。我那时一定不懂过程重于结果,但我从来没有放过每一个可以捉摸的过程。上沙沟就是看西洋景的,看满街的人,看小人书,听满街的吆喝,闻满街的肉香鲜气。口袋里五分钱去过沙沟,一角钱去过沙沟,五角钱也去挥霍过。一分钱没有也光顾过。光顾、光顾,我一度怀疑这就是“光顾”一词最早的本义。

一年暑假里,突然想起来要去沙沟了,很急切,一个人就鬼使神差地上路了。跑到沙沟已近小中饭,一个人漫无目的在小街上逗留了一会,身上一块铜板没有,饿得眼发花,头发昏。又不敢下手偷人家蒸笼

上热气腾腾的包子,怕烫手,更怕被人抓住扭送公安局。

天无绝人之路,我饿得瘫坐在地上那一刻,竟然发现地上有一双小小的半旧不新的凉拖鞋。我由小的经验中对塑料制品、废铜烂铁天生敏感,因为它可以拿来变卖换钱换糖吃。那时整个村庄上都被我们挖地三尺过,能变卖的和不能变卖的,都被我们坐吃山空了。邻居二狗子就用砖头把自家好好的铁锅砸破拿到糖担子换糖,三秃子曾经把家里门上的铁把手硬抠出来换鱼钩。怎么沙沟街头这个宝贝没被人发现。我如获至宝,一骨碌捡起来,掖在小被心里,生怕旁人看到要争个见者有份。我如狼似虎跑到东头糖摊上换了大大的一块糖,狼吞虎咽咽下肚了。

回来的半路上,我发现我是赤了脚的,我恍惚了,我明明是穿着鞋跑到沙沟的啊。半饱的我明白了,我吃掉的是自己的鞋。后来坊间就有:王三子上沙沟——穿鞋子去,光脚板回。现在说沙沟的头牌小吃当属鱼圆和藕夹子,35年前那是民间的大菜了吧,我则对小镇上的馄饨、小笼包子、烧饼、香肠眼馋。这些,老四不吃的,他嫌百年老店里沾满油污的不洁,他嫌汤锅含混不清。我一直认为他其实不懂,那才是老店的范儿,兴许那锅里装的就是百年老汤,汤汤水水润心润肺,真正才是淮扬菜系的精髓。

母亲的记性

□张家港 颜士州

母亲的口头禅是“我忘记了”。真的,她总是不断重复说着:“我忘记了,我忘记了。”声调压得老低,像是在数落自己。于是,每当我看见她愁着眉苦着脸,设法记忆起那些她始终没有记起的事情时,就往往感到愧疚。

母亲究竟忘记了些什么?说起来还真不少。她经常四处寻找她的老花眼镜,却忘记了眼镜就挂在自己的鼻梁上,她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巷口寻找锁匠,因为她出门忘了带钥匙;她忘了钱包放在什么地方,急得翻箱倒柜,第二天去菜市场时,好心的猪肉贩子远远叫着:“颜太太,你的钱包又掉在我这里啦。”母亲的忘记不是选择性的,而是

全面的、完整的、彻底的遗忘。这种情形,在她忙碌和焦躁的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有些事发生的时候,虽然我们没能躬逢其盛,却每每能由事后的迹象推测出部分荒唐的情节来。

两年前的一天,母亲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餐,突然电话铃声响了,她丢下锅铲奔向客厅。电话是找我的。母亲说:“你稍等,我去叫他。”便将电话放在桌上。这时候楼下有人按门铃,原来是父亲回来了。她开了门,转身走向我的书房,经过哥哥房间时,又听到小侄女的哭声,她过去抱起了她的宝贝孙女,走进书房,然后望着我怔住了。“我有什么事要告诉你?”她问。“我怎么知道?”我说。于是她摇摇头走了。刚走到饭厅,迎

面碰到了父亲。“嘿,”她说,“你几时回来的?”然后她突然一把将侄女丢给父亲,冲进厨房,一面忙着关天然气,一面大叫:“天啦,我的回锅肉。”

二十分钟以后,她懊恼万分地走向客厅,双手不停地在围裙上擦拭。接着客厅里又传来她的叫声:“是哪个家伙忘了把电话挂好?”

就是这样,母亲的忘记使得家里天天都像战场,不断打着糊涂账,埋怨的声音当然无可避免,而笑料也是层出不穷。

我努力回想,这些年来,母亲究竟忘了些什么。也许我们儿女的繁琐事情,占据了她们仅有的记忆空间,那么,作为一位伟大的母亲而言,她所忘记的事情实在不能算多。

兴山小吃“懒豆腐”

□湖北宜昌 牛海堂

懒豆腐属家常小吃,菜名带着土气,早先只受乡下农人喜爱。而今,在倡导绿色食品风尚下,堂而皇之登上豪华宾馆餐桌。兴山人内敛,招待稀客,把懒豆腐放在不显眼位置,劝客人多吃鸡鸭鱼肉。客人不经意夹箸懒豆腐,便止不住筷子。菜好吃与否,别人舌头夸了不算,自己舌头尝了算数。

想吃独特口味懒豆腐,爬山涉水,来昭君故里吧。

这道菜省掉做豆腐几道工序(过滤豆浆,点卤),菜名由此来。打懒豆腐原料首选榛子乡黄豆。黄豆加清水浸泡几小时,待发胀捞出,磨成浆。

磨黄豆用古法,两人协作推石磨。女人单手握勺往磨眼添料,男人双手攥磨旋转,转三圈续一勺。过去乡下男子去女子家求亲,女子父亲

安排两人磨豆浆,看男子体力如何,女儿喂磨时男子是否体贴减慢速度。考察通过,父亲借故走开,让两人说私房话。

推完磨,动火,豆浆倒入锅内熬。火不能大,大了锅底结焦糊锅巴,小了老煮不熟。豆浆煮开,加入切成碎末的萝卜菜或腊菜,另加少量蒿子。蒿子去昭君镇采摘,挑梢尖那两匹嫩叶,咔嚓掐断。昭君镇窝在盆底,每年这里的蒿子最先拱出土层,脾气烈,有一股莽撞的苦味,直冲冲朝你面前扑。像施魔法,掺蒿子,懒豆腐有了富贵荤腥味。

牵骡子驾马,打懒豆腐麻烦,光洗磨就够忙活的,费水费神费时,要煮干脆就是一大锅。张三端一碗,李四端一碗,劳动成果大家分享。邻里收下礼物,道谢,顺手洗净空碗,把

客人送至院外。一碗懒豆腐端来端去,其间,主客一问一答,拉家常。在食用功能外,懒豆腐成为乡村社会关系润滑剂,邻里间亲如一家。

大锅熬懒豆腐只加盐,上桌另添佐料。蒜挑平水乡土吉井坪特产紫皮独蒜,去皮,抡起刀面拍成块状;木姜籽用石臼舂碎;图新鲜,葱去田头拔。懒豆腐配漆油煮。漆油呈固体,蜡黄色,用刀片一层层啖啖削入火锅。漆油性子皮,巴一层在你嘴上,拿纸擦不掉,嘴唇开合成了力气活。

煮懒豆腐考验耐心,你看着煮沸了,热热闹闹,动静大,尝一口却是冷的。假象骗眼睛,鼻子会告诉你火候。待煮欢煮透,懒豆腐特有的香、辣、麻,随着火锅蒸气升腾,满屋跑。入口咽下,懒豆腐烫着五脏六腑,世间烦恼事烟消云散。

又见大雪纷飞中的父亲

□南京 徐影

父亲如果健在,已是百岁老人。

每见窗外飘起雪花,我便思绪万千。

遗憾的是:父亲刚奔古稀就撒手人寰……

也许是对父亲的思念,我常在梦里遇见,昨天竟又梦到四十六年前,那个冬天,那个身上落满雪花蹲在车站等我的父亲,醒来泪水涟涟,浸湿了枕头……

我一直以为父亲不苟言笑,威严有脾气,不发火我也惧怕三分,直到有一天,才明白看似威严的父亲,亦有儿女情长。

1974年的冬天,我下放农场后的第一次返家,因为较长时间离开父母的不习惯,因为刚踏入社会的种种不适,回家的心情格外迫切,劳动结束后背上包,一路小跑赶往车站挤上回家的班车。

那天鹅毛大雪下个不停,驾驶员小心翼翼在积雪成冰的道路上艰难而行。一路上,西北风夹着雪花飘过破损的车窗,吹得我瑟瑟发抖,到达时天色已晚。我挤出人群跳下车,只见微弱的路灯下,积雪压弯的枝头,不禁打个冷战,紧裹棉袄用力跺踹僵硬的腿脚,想着赶快回家。抬头忽见父亲蹲在对面,凛冽的寒风将他头发吹得有些乱,飞舞的乱雪落在他湿漉的头上,父亲在来往的车辆中四处张望,寻找着……

我快步跑到父亲面前,提高嗓门叫了声:爸爸!父亲看见我站了起来,冻僵的脸上露出了憨憨

的笑容,“快回家吧!”父亲说道。

我赶紧伸手掸去父亲身上的雪花,这才发现父亲单薄的外套早被雪花浸透,摸上去湿答答冷得扎手,几片残雪挂在父亲的眉梢上,貌似一副衰老的模样。我望着眼前的父亲,复杂的心情难以言表,泪水止不住顺着脸颊流淌。

站台上的人渐渐散尽。我和父亲深一脚,浅一脚,踏着积雪走在回家路上,身后留下了我们父女的双双脚印。父亲平时少言寡语,有脾气,今天一路与我耐心攀谈不断,让我重新认识了父亲。

后听母亲说:我替哥哥下农村的事一直压在父亲心头,他因我不能继续上学而内疚……

那年我刚满十六岁,父亲头上已泛起几丝银发,给我心中还很年轻的父亲,平添了几许沧桑。

时光匆匆,不会为谁而停留。在这岁月静好的日子里,卷进了父亲的青春。为养育儿女,为家庭生计,他倾注了全部的爱。几十年来,无论是寒霜逼人的冬天,还是赤日炎炎的夏季,总在我们酣然入睡的三四点钟就要起床,蹬着专属他的那辆载货自行车,穿梭在艰辛的工作路上。父亲一辈子奔波劳累,刚办完退休就病倒,没享过属于自己的晚年幸福,没等到儿女们的反哺回报……

多少年来,多少个大雪纷飞的冬天,我,隐约可见站台那微弱灯光下父亲的身影,眷恋着那份简单、平凡、刻骨铭心的父爱。

一蓑烟雨任平生

□河北保定 马亚伟

少年时读苏轼词,最爱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那是一种怎样逍遥洒脱和随意自在的情怀?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有王维“坐看云起时”的自由,有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傲气……

年少不识愁滋味,我从“一蓑烟雨任平生”中读出的是逍遥。只觉得,披一身蓑衣笑看风雨,是那么潇洒不羁和自由自在。每每读到此句,我总想哼唱电影插曲里的歌词:“此生未了,心却已无所扰,只想换得半世逍遥……”一位绝世高手,睥睨天下,任凭世事风起云涌,任凭命运浮浮沉沉,我自横刀立马,任意逍遥,清风一笑,豪情还剩一襟晚照……那时我羡慕这样的人生,快意恩仇,潇洒走天涯。

流年暗换,转眼间二十年过去了。再与“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句词相逢,就如同少小离家后老大回,我已非我,他已非他,彼此都变了,岁月赐予了我们太多的人生况味。这句词,哪里是简单的“逍遥”二字?

人生的风雨经历了一个遍,感情遭遇伤害,家庭经历变故,事业陷入困境……哪一桩我都没能躲得过。陷入伤痛中,有时我会觉得再也不会迎来黎明。面

对苦难,我会对自己说,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风雨只管来吧,我自岿然不动,一切都会过去的。一蓑烟雨任平生,是什么样的境界?是痛苦之中的乐观,苦难之后的豁达,重创之后的淡然……人生艰难,且淡看风云变幻,笑着活下去。

苏轼不就是这样一位达观的哲人吗?这位宋代文化孕育出的旷世奇才,一生辗转流离,黄州、惠州、儋州,一路飘零。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落地生根吧,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一边做着造福当地百姓的事,一边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活色生香。如此通透智慧的人生态度,真的是让人仰望。

一蓑烟雨任平生,一半逍遥,一半参透,个中滋味真的是幽微难言。人生本是悲欢交集,不如做个风雨中的蓑衣人,静观起落,淡看浮沉,任凭命运的小舟在风浪里穿行,心淡定如禅,始终保持波澜不惊。

走过苦难后才明白,一蓑烟雨任平生,不是武林高手的逍遥人生,而是把自己站成一棵树,挺立于天地之间,慷慨地接纳所有风雨,然后把一切化作沧海一笑。

把生活悟透,把人生看淡,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青石街